

# 翡翠王
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  
却有永恒的传奇。



故事会

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 
古今传奇系列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故事会

# 翡翠王



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 
古今传奇系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翡翠王/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. — 上海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3.8  
ISBN 978-7-5452-1236-5

I. ①翡… II. ①故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7524号

书 名: 翡翠王  
责任编辑: 陶云榭  
装帧设计: 周艳梅  
版面制作: 王怡斐  
责任督印: 张 凯

出 版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  
电 话: 021-60878676 021-60878682  
传 真: 021-60878662  
地 址: 上海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501室  
电子邮箱: wyfx2088@163.com  
邮 编: 200023

印 刷: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规 格: 787×1092 32开 印张8  
版 次: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452-1236-5/1·418  
定 价: 15.00元

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: 021-69211091 版权所有·不准翻印



STORIES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(00466) www.storychina.cn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(挂号除外)  
汇款地址: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(200020); 收款人: 上海故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
联系电话: 021-54667910

## 编者的话

一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。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，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，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二、创刊于1963年的《故事会》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。50年来，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，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，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、踏石留印，故而又有了中国当代故事“简写本”之称。

三、50年来，这本杂志眼睛向下、情趣向上，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、最基本的价值观。

四、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，同时也为纪念《故事会》杂志创刊50周年，故事会编辑部组织出版《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》丛书。

五、丛书共分六个板块：悬念推理系列、幽默讽刺系列、惊悚恐怖系列、言情伦理系列、古今传奇系列、社会写真系列。并按系列逐年推出若干部作品集。

六、古人云：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，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。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### 人间·沉浮录

两碗水的道理深·····	02
拉黄包车的王爷·····	04
乱世知交·····	15
王奶奶的枕头·····	19
翡翠王·····	24

### 古今·异闻录

界碑的传说·····	42
孝猴·····	45
珍珠·····	49
聚宝盆和智慧袋·····	53
宝壶盖的故事·····	57
斗茶·····	65
奇特的股票·····	71
揪心的一巴掌·····	75
公牛·····	78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### 江湖·恩仇录

最后一头战象·····	103
高手·····	109
借刀杀人·····	112
钧瓷香炉·····	120
生死镖·····	125
神奇的一枪·····	130
花烛恨·····	141

### 天涯·奇情录

苏老秀观棋·····	168
百世修得同船渡·····	173
白云深处有人家·····	179
化骨丹·····	185
奇怪的姻缘·····	189
千里认“父”·····	195
五箱外国嫁妆·····	201
风流老实人·····	208
雾女山迷雾·····	222

那些岁月中沉浮的人们，像一壶久经冲泡的浓茶，  
终将留下他们传奇生命的缕缕余香。

# 人间·沉浮录

renjian chenfulu



## 两碗水的道理深



有个叫赵富贵的财主，一心期望儿子有福能学得一手发财致富的本领，将来好承继祖业。

有一天，他听说赌场上有个外号叫“包打赢”的老者，心想：若是儿子有福能学得包打赢的这手绝技，那以后的日子还有啥可愁的呢？于是，便择了个吉日，把包打赢请到家里，请他做有福的先生。为了使包打赢能够毫无保留地把一手绝技都传授给有福，赵富贵不惜设筵款待，还叫有福好生侍候先生，不得怠慢。

一晃三天过去了，赵富贵见包打赢并无半点要教有福绝技的意思，心里很着急。这天酒席间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问包打赢说：“先生日推一日，只是不授小儿本事，不知何故？莫非是小儿太笨不成？”包打赢沉吟不语，



看了赵富贵一眼，就吩咐有福去取来两个同样大小的饭碗，一个碗里是空的，另一个碗里则盛满了水。

包打赢仍不言语，两手各端一碗，把这碗水倒进那个空碗里，接着，又把那碗里的水复倒进这一个空碗里，如此反复不已。不多时，两个碗里都滴水无存了。四周看客个个面面相觑。包打赢苦笑了一下，最后，把眼光落到了有福身上。

包打赢问：“你看懂了吗？”

有福很有礼貌地回答说：“懂了，先生。”

赵富贵可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

包打赢望着他这一脸糊涂相，长叹道：“我一辈子的心血，就在此矣！”说完，向众人作揖道别，离席而去。

赵富贵气得暴跳如雷，一把抓住儿子有福，说：“你懂个什么？这无赖就教了你这些？”

有福说：“爹，你不晓得，先生这两碗水的道理深哇！干他那一行，好比在两个碗中倒水，钱像水一样，今天你赢了去，明天我又赢回来，如此反反复复，到头来大家的荷包都空了，落得个穷光蛋的下场，哪会发得了财！”

赵富贵目瞪口呆，说不出话来。

(搜集整理：雷发声)

(题图：庞先健)

# 拉黄包车的王爷



## 小妹妹送他一轴画

在乾隆三十几年的时候，杭州已经有了十二辆黄包车，比现今进口的高级轿车还稀罕。老板叫傅定照，原先是钱江码头的脚夫。他这个人心地善良，自家不富裕，可是如果有人问他借，他身上有一两银子，绝不会借你半两，而且借了以后，也从不会催讨，再困难也不肯提起旧债。因此，他拉黄包车虽赚了些钱，但依然是寅吃卯粮。他的老婆叫陆爱香，也是个爽气人，真是一张眠床不出两样人。

这一年，已经到了农历十二月廿三夜，灶司菩萨都送上天去了，别人家杀猪杀羊热热闹闹，傅定照家还是只空米缸。夜里，陆爱香沉不住气了：“你多少得动动脑筋，大人好对付，这一对儿女咋过年？”

“你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？我看拿去当一当再说。”

“我的金银首饰都给你当光了。现在只有一条丝织花边裙，也值不了多

少钱!”

“没有法子，你把那条裙子借我一借。”夫妻俩就这么唠唠叨叨了好半天。

第二天，下起鹅毛大雪，北风刮得呼呼响。傅定照拿了那条裙子，来到当铺，当得一百廿个铜钱。人从当铺里一脚踏出来，就见门口站着一个小姑娘，她上身穿件破棉袄，下身穿着条单粗布裤，两只脚赤溜溜，鞋子也没穿，手里拿着一轴画，在风雪中瑟瑟地“弹棉花”。

“小妹妹，你站在这里做啥？”

“我是来当东西的。”

“是不是当这轴画，为啥不跑进去？”

“朝奉先生说不要。”

“你家里没有大人？为啥叫你来当？”

“我妈妈生病，还有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。”

“你的爸爸呢？”

“去年死了。”

啊呀！傅定照闻听，脚就迈不开步了，这姑娘，多可怜！我家跟她比，还是天上天。于是说：“小妹妹，你不要哭。我有一百廿个铜钿，你拿去先用用。”

小姑娘接了钱，揩干眼泪，露出一丝笑容：“叔叔，谢谢你！这轴画给你！”

“我用不着，你拿回家去！”

“不，妈说过的，这幅画，无论是谁都可以卖给他。”

“不，这钱我是送你的，我不能要你的画。”

这样推来推去，傅定照想：这样冷的天气，累她多受罪。这轴画，朝奉先生看过说不要，当然并非名画，拿就拿了吧。傅定照拿着画回到家里，陆爱香问他要钱，他一个也拿不出。

“钱哪里去了？”

傅定照只好实说。

陆爱香从来不发脾气，这回倒也沉下脸来：“过年还有几天？你真是神志不清！”

“好事总归要做的。”

“哼，自己年饭米都没有，死要面子！”

“唉，那姑娘实在太可怜了！”

“困难的人家多多少，你管得了？”

“她也不是白拿我的，她送了我这轴画。”

“这轴画好当饭吃？”陆爱香盛怒之下，把那轴画夺过来，狠命地向角落一摔，那轴画就碎了。

## 与北京客人两结拜

杭州自南宋建都之后，正月里的灯节就很有名。乾隆皇帝虽然几次来过浙江，却并未一睹元宵盛况。这一年，是乾隆三十九年，他带了干儿子周石清，轻骑简从，特地到杭州来看彩灯。他每天扮作商人，东游西玩，月半那天，他独自到柳浪闻莺走了一圈，忽然想起杭州的城隍山据说香火极盛，神佛塑得不错，何不去领略一番？于是就折回头，慢步踱上城隍山。果然，从山上看下来，杭州街市与西湖的景色尽收眼底。乾隆东走西看，连相命摊头都要钻进去玩一玩。到了午时，肚子有点饿了，就在一个小摊里吃了一碗鸡汁面，然后慢慢踱下山，来到店铺林立的清河坊。

俗话说：“春天雨，头上挂。”出来的时候，风轻云淡，一路艳阳。却不料几阵风一吹，天就变了脸，竟淅淅沥沥下起雨来。乾隆跟着几个人，来到鼓楼下躲雨。

雨越下越大，躲雨的人越来越多，鼓楼下面人声嘈杂。这时有个人乐滋滋地说：“惊蛰闻雷米如泥。今年，米价一定不会贵！”

乾隆朝他一看，见是个拉黄包车的，就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拉黄包车的就是傅定照，他看对方衣着华丽，身材魁梧，认定是个有

钱的，便想到要做生意，于是就热情地介绍说：“你听，正月里打雷，这不是好兆头吗？”

两人说说谈谈，不觉天已暗下来。

乾隆望望天，见还在下毛毛雨，心里长叹一声：“今夜的灯不热闹了！”

傅定照看对方愁眉不展的样子，就问：“客官府上何处，到杭州有何贵干？”

“我姓高，是北京人，到杭州来做点生意。”

“你在杭州可有亲戚？”

“没有，我住在客栈里。”

“喔唷，杭州的客栈，臭虫特别多，客官，你如果愿意，可到舍下去过夜。我家虽不华美，臭虫倒是没有的。”

这话，正中乾隆的心，他问道：“你贵姓？家里离这里多远？”

“我叫傅定照，家离此极近。我们这条巷名，非常好听。”

“什么巷？”

“叫：金、钗、袋、巷！”

“哈，真好听。去！”

傅定照家有两间楼房，是他丈人的遗产。傅定照把北京客人拉回家，让陆爱香买酒买菜，高高兴兴地陪着客人喝酒。酒足饭饱之际，乾隆看到门角落有颗东西在发光，就去拾来。啊，还是粒珍珠！足有桂圆核那么大，熠熠生辉，光可照物。

“这是时辰珠！”乾隆不禁惊叫起来。

“时辰珠？有啥用场？”

“时辰珠有十二颗：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每一颗珠子，能定时发光。这珠，你们是从哪里弄来的？为什么扔在墙角？”

到此，傅定照就把去年当铺赠钱得画以及夫妻争吵之事，说了一遍。说罢，他到门角把那画轴拿来，交给乾隆。乾隆依次掰开，果然，还有十一颗。

“你发财了！你发财了！这珠子，皇帝都拿不出来呀！”

“高客人，我们财也不要发。你喜欢，就送给你吧。”

“这怎么行，我就出钱买吧。”

“卖？我们倒不卖。”

“那，我拿东西给你们换。你要什么，尽可直说。”

“我要的是情义，你我情投义合，不妨结为兄弟。”

“好呀，你今年几岁？”

“四十岁。”

“我比你大廿四岁，我做阿哥。”

“你富，我穷，我叫你阿哥，你可肯应？”

“这有何不可，你叫叫看。”

“阿哥！”

“贤弟。”

“阿——哥！”

“贤——弟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我傅家多少年门庭衰微，如今有了你这个哥哥，乃是天大之喜！”

陆爱香也说：“伯伯，以后你来杭州，一定要来我家。”

第二天，吃过早饭，乾隆要走。傅定照问：“阿哥今天要去哪儿？”

“我今天想要过断桥，到孤山去玩。”

“啊呀，昨天我们刚结拜，今天你怎么断、孤起来？”

“哈，杭州人说：断桥不断，孤山不孤。这有什么呀！”

“唔，对！好，我拉你去。”

黄包车拉到放鹤亭，乾隆下了车，说：“我无物可谢，只有一把扇。日后你到北京来，在街上摇动此扇，就会有人来招呼你。”

傅定照一看，是把白纸折扇，制作讲究，精致雅观。心里想：夏天里拉车热了，我摇动此扇，倒蛮出风头。就又问：“阿哥，你北京住在哪条胡同？”

“这不用问，北京晓得我的人多，你带着这把扇，也不会吃亏。”

“好。阿哥，谢谢你！下次再来杭州，一定要到我家来！”

“好。”

## 这个叫花子有出息

自乾隆去后，傅定照照旧拉他的黄包车。到了三月里，却不想发起高热，染上了伤寒症。别人家的伤寒症，个把月就会好，他的伤寒症，足足卧床三个月，弄得骨瘦如柴。到了三伏天，天气又热，眼睛冒出火来，他想来想去，想到了阿哥送的那把扇，就叫陆爱香取出来，扇了三扇，暑气全消，遍体凉快，病都好了。“哈，这真是宝扇！”

为了医病，他们欠下三十多两银子的债。如今病虽转好，但还不能拉车。陆爱香说：“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！你还是借点盘缠，上北京去找阿哥吧。”

傅定照想想也没办法，只得向人借了五两银子，上京寻阿哥。

到了京都，他拿了那把扇在街上摇，一连十多天，却无人理他。

“唉，阿哥骗我！”银子用光了，他只好搬出客栈，住到夫子庙的门角落，回又回不去，竟沦为乞丐。

夫子庙大门左边有个看相摊，牌子挂出“谢半仙”。谢半仙原名谢礼治，也是杭州人。本是一个秀才，后来到河北几个县做了几任师爷，觉得味儿蛮淡，就来到这儿拆字看相。这几天，他来做生意，看到门角边有个“窝”，下面杂草，上面麻袋，虽然破破烂烂，却理得齐齐整整。“该乱不乱，后福之源。哈，这个叫花子有出息！一定会出山！”

谢半仙很想会一会这位叫花子，但老是会不着。一个早上来，一个已出去；一个晚上来，一个已回家。那天，谢半仙说：“我一定要见识一下庐山真面目！”他买了几个馒头充饥，捱在摊里不走。果然，不一会，傅定照来了。一身破烂，邋邋遑遑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谢半仙一惊：啊，这人，年纪不小了！

“老弟你贵姓？府居何处？为何流落京都？”

“我叫傅定照，杭州人。来京都寻找阿哥不着，弄得漂泊异乡。”

“你的阿哥，原在何处？”

“我也不晓得，他交给我一把扇，叫我在北京街上摇，说会有人来招呼。”

谁知那是骗话！”

“你这把扇给我看看！”

谢半仙拿过那把扇子一看，人都热起来了：“啊呀，这是当今皇上御用的龙骨凤毛扇，怎会到你手中？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你看，这边写着‘民为贵’三个字，具名爱新觉罗·弘历，这不是乾隆帝的名讳吗？这边画的一幅‘戏蝶图’，具名富察字春，想来是前皇后的芳名。此扇制作精雅，印章鲜红，老弟有了这把扇，还怕没有饭吃吗？”

于是，傅定照就把正月里赠珠结拜的经过，说给谢半仙听。

谢半仙说：“这肯定是皇上无疑。他到乡下来，改名高天赐。你可问他年纪？”

“他说六十四岁。”

“一点没错。皇上是辛卯年生的，与我同年。我比他迟生两天，他是八月十三，我是八月十五。”

傅定照大喜，他急急拉住谢半仙，问：“要想见我阿哥，可有办法？”

“蛮容易，蛮容易。昨天两个太监来通知，说皇上十一月初一要到夫子庙去进香。到时我借你套衣服，保你能见到皇上。”

## 比状元游街还光荣

十一月初一，北京城阳光灿烂，气候暖和。

这天早晨，爆竹声声，锣鼓阵阵，商店挂灯结彩，百姓点香插烛，像过节日一样。

一会儿，皇上到夫子庙进香的队伍来了：前头是四个太监，担着香烛纸锭、元宝供品；接着是锦衣校尉的仪仗队、旌旗队、火铳队、礼乐队；太监的仪仗队、角灯队、执事队、唢呐队，排列整齐，气势雄壮；再后面，是民间武术队、响钹队、高跷队、民乐队；宫女的仪仗队、纱灯队、彩舞队、



宫乐队，红红绿绿，如同一群蝴蝶。然后是：文武百官队，文官坐轿，武官骑马；王子贝勒队，穿戴满服，丰富多彩；福晋嫔妃队，花枝招展，彩舆如虹；到最后，就是皇贵妃的风舆、皇上的龙辇。北京城里的百姓，万人空巷，男女间杂，挨肩擦背，争相观看。大家说：“今年的夫子庙进香，比往年正式祭孔还要隆重！”懂得内情的人说：“这一次进香，是皇上亲自布置的。皇上说，一定要与民共乐！”

前头四个太监，到了夫子庙门口。一看，门槛外头站着个人：头戴东北披风帽，身穿深蓝大绸袍。笑容可掬，春风满面。手摇一把龙骨风毛扇，频频向来人点头。四个太监吃了一惊，连忙放下担子，跪倒在地：“拜见王爷！”

同时向后面传说：“杭州王爷到！”

这一来，传一队，跪一队，原先浩浩荡荡的队伍，都偃旗息鼓，跪下来了。北京的大街上，跪得满地是人。祭孔年年有，怪事今年多。老百姓看得呆煞了：这是为了什么？

“杭州王爷到”这个消息，一直传到乾隆这里。乾隆非常高兴，出了龙辇，吩咐备马。他骑着马儿来到夫子庙门口，一见傅定照，呵呵大笑：“贤弟几时来的？”又示意大家起来，说，“今儿机会真是凑巧，朕要与贤弟同拜孔圣人！”

这样一来，进香照常进行，队伍又骚动起来了。里三层，外三层，把个夫子庙围得水泄不通。一队一队，轮流拜孔。

拜毕，乾隆叫锦衣校尉牵来一匹马，把傅定照扶上，然后吩咐按照来时的次序，返銮回宫。一路上，傅定照与皇上并辔而行，实在是比状元游街还风光。

到了皇宫，略事休息之后，乾隆叫四个太监、四个宫女，陪王爷去沐浴更衣。

傅定照躺在华丽的浴池中，有太监来替他捏脚擦背，有宫女来替他梳头打髻，真是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髻打好后，戴上了红缨帽，穿上了蓝王袍；又穿上一双金丝绣花的朝靴，挂上了一串银光闪闪的朝珠。